

第四十四章 伊丽莎白（七）

爱尔兰事务——蒂龙叛乱——埃塞克斯奉诏征
伐爱尔兰——埃塞克斯师劳无功——埃塞克斯返回
英格兰——贬谪埃塞克斯——埃塞克斯阴谋——埃
塞克斯叛乱——埃塞克斯受审、伏诛——法兰西事
务——蒙特乔伊平定爱尔兰——西班牙、爱尔兰败
绩——召开国会——蒂龙臣服——女王有恙——女
王驾崩——女王的性格

英格兰治爱尔兰逾四百年，貌似根深蒂固，然而直至此
时，权威不过有名无实。^① 爱尔兰君侯、贵族各据一方，如
果无法抵抗外力，很容易接受臣服的表面标记，但只要没有
常驻的武力约束他们效忠，他们就会故态复萌、自为己主。
英国当局实力薄弱，不足以在粗野的居民当中确定秩序和服
从，但足以阻止任何雄主在土著当中崛起。英国人自己建立
不了真正的政权组织，却足以阻止爱尔兰人通过联合或政策，
在内部形成这样的组织。^②

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大多数体制同样极其荒谬，一向不考
虑保持对征服各省的统治。

英国国民全都热衷于征服法兰西，这个目标极不可能实

① Rymer, vol. xvi. p. 340.

② Sir J. Davies, p. 5, 6, 7, &c.

现，如果实现就会对他们极其有害。他们因此忽视了所有其他的事业，他们的形势本来非常适宜开拓这些事业，可以赢得财富、伟大和安全。他们从来不给驻扎在爱尔兰的少量军队按时付饷。爱尔兰一无所有，无从征敛。于是，他们授予士兵特权：随意在土著当中宿营。士兵的掠劫和傲慢点燃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仇恨之火。爱尔兰人缺乏安全，导致了绝望，未开化民族天然的怠惰因而每况愈甚。

但英国人继续推行毫无判断力的暴政。他们没有向爱尔兰人推广征服者更文明的习俗。相反，他们虽然受到最诚恳的请求，但仍然拒绝赋予爱尔兰人英国法律的特权，到处都将他们视为化外之民和敌人。土著不受法律保护，除了暴力以外，没有安全可言。爱尔兰人在邻近的城市得不到安全保障，只得从这里逃走，亡命于沼泽和森林，远离他们傲慢不仁的主人。他们受到野兽一样的待遇，自己就变得跟野兽一样。复仇的狂热和尚未驯服的野蛮结合在一起，他们每天都变得更桀骜、更危险。^①

英国列王认为：征服分散的爱尔兰人，需要时间和耐性，但这不是军事荣誉的源泉。他们宁愿将爱尔兰政府委托给私人冒险家。冒险家自费征募士兵，为自己牟利起见，绥靖爱尔兰各省。这些贵族征服者建立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和领地，行使和平和战争的权力。他们对征服的爱尔兰人施行军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协助他们征服爱尔兰的英国人施行军法。他们的权威一旦扎下根，认为英国的典章制度不如爱尔兰的

^① Sir J. Davies, p. 102, 103, &c.

野蛮统治惬意，就会堕落为纯粹的爱尔兰人，而抛弃了母国的服装、语言、习俗和法律。^①

由于英格兰种种轻率的施政，附属国的土著仍然停留在原始西北欧的悲惨状况下。罗马人炉火纯青的政策和不可抗拒的勇武给西北欧带来文明和奴役以前，他们的处境就是这样。甚至在十六世纪末，所有基督教各邦都热衷于培养种种文明生活的艺术，爱尔兰岛虽有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海港众多之利，但居民的习俗和礼仪却比蛮夷更野蛮。^②

爱尔兰人极其粗野愚昧，甚至达不到好奇求新的境界。本世纪初，欧洲所有其他民族都卷入了宗教革新和争议，至今仍然激烈争执。古老的迷信、祖辈的习俗与惯例，夹杂许多野蛮的观念，仍然在爱尔兰人当中保持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仅仅英国人的例子就足以使宗教改革在心怀偏见和不满的爱尔兰人当中臭名昭著了。宗教仇恨给习俗、法律、利益的古老冲突在火上浇油。绥靖和开化爱尔兰的任务似乎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切实际。

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仇恨极深。因此，土著在克兰里卡德伯爵二子发动的叛乱中杀光了阿塞里城所有居民。这些居民虽然是爱尔兰人，但他们已经接受了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抛弃了祖先的习惯。^③

爱尔兰通常的岁入仅有一年六千镑。^④对此，女王虽然

① Sir J. Davies, p. 133, 134, &c.

② See Spencer's account of Ireland, throughout.

③ Camden, p. 457.

④ Memoirs of the Sidneys, vol. i. p. 86.

颇有烦言，^① 但通常要从英格兰补贴两千多镑。如此微薄的岁入支持了一支一千人的军队，紧急情况下增加到两千人。^② 不足为奇：这支部队与其征服的对象完全不成比例，非但不能绥靖骚乱的王国，反而刺激土著，挑起了更加频繁的叛乱。叛乱给两个民族的仇恨火上浇油，助长了爱尔兰天然的混乱倾向。

1560 年，沙恩·奥尼尔在阿尔斯特发动叛乱，但他在几次遭遇战以后就投降了，承诺以后尽忠，因此获得恩宠。^③ 爱尔兰人称他为伟大的奥尼尔，因为他是一个强大部族的头人。这次免罚诱使奥尼尔在 1567 年发动新的叛乱，但总督亨利·西德尼爵士率军推进，逼得他退到克兰德鲍伊。他不愿向英国人投降，宁愿把自己交给经常侵扰这一带的苏格兰岛民。苏格兰人因为以前的冲突怀恨在心，践踏了好客的法律，他们邀请奥尼尔参加节庆，在庆典上将他杀害。他的骄傲、横暴、放荡和仇恨英国国民同样著名。据说，他处决了几个部下，因为他们企图引进英国式面包。^④ 他虽然激烈反对奢侈，自己却沉溺于放荡。他的习惯是：每一次因放荡而发烧，就把身体浸在泥潭里降温。^⑤ 这位傲慢的野蛮人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他嘲笑伊丽莎白准备给他恢复的蒂龙伯爵爵位，自封为阿尔斯特国王。他还经常说：虽然女王是他的君主，但

① Cox, p. 342. Sidney, vol. i. p. 85, 200.

② Camden, p. 542. Sidney, vol. i. p. 65, 109, 183, 184.

③ Camden, p. 385, 391.

④ Camden, p. 409.

⑤ Ibid. p. 409. Cox, p. 324.

只有她求和，他才会议和。^①

亨利·西德尼爵士是爱尔兰几朝以来最明智、最积极的总督。^② 他执政十一年，克服了许多困难，压制在爱尔兰人当中根深蒂固的混乱，颇有进展。1569年，德斯蒙德伯爵作乱，原因是他为奥蒙德伯爵两家的世仇，后者是唯一始终不渝忠于英国王室的家族。^③ 1570年，瑟蒙德伯爵试图在康诺特发动叛乱，但计划尚未执行，就被迫逃往法兰西。另一位流亡者斯塔克利获得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信任，说服教皇封他侄子布荣·康帕格诺为爱尔兰国王，似乎这个计划已经生效，他接受新国王授予的伦斯特侯爵称号。^④ 他接着前往西班牙，获得菲利普的鼓励和重赏。西班牙国王打算利用他骚扰伊丽莎白，但斯塔克利却没有多少兴趣履行他对菲利普的诺言。他退往葡萄牙，追随唐·塞巴斯蒂安，最终在国王对摩尔人大胆而不幸的远征中，和英勇的君主同归于尽。

几次间歇后，格雷勋爵继任爱尔兰总督。1579年，德斯蒙德伯爵在一支西班牙和意大利军队支持下发动新的叛乱，他予以平定。几年后，博尔克发动叛乱，原因是康诺特总督理查德·宾汉姆施行严格、公正的统治，试图压制酋长对臣属的暴政。^⑤ 女王发现爱尔兰已成负担，便采取了若干绥靖措施，改善秩序和顺从。她鼓励后来这位宠臣埃塞克斯伯爵的父亲在克兰德博伊、芬尼和其他最近没收的领地绥靖和殖

① Ibid. p. 321.

② Cox, p. 350.

③ Camden, p. 424.

④ Ibid. p. 430. Cox, p. 354.

⑤ Stowe, p. 720.

民。但事实证明：这项事业师出不利。埃塞克斯死于热病，起因大概是事与愿违的烦恼。都柏林建立了一所大学，希望将学术和技艺引进这个王国，开化土著不文明的习俗。^① 不过，爱尔兰最不幸的事件乃是总督约翰·佩洛特爵士于 1585 年引起的。他把武器发给阿尔斯特的爱尔兰居民，以便让他们抵抗苏格兰岛民的入侵；后者经常骚扰这些地方。^② 同时，许多爱尔兰绅士受菲利普的邀请和天主教热忱的驱使，参加了低地的战争。爱尔兰人就这样有了军官和士兵、纪律和武器，足以威胁英国人。从此以后，他们就能够对古老敌人发动更加正规的战争。

雨果·奥尼尔是沙恩·奥尼尔的侄子，女王提拔他承袭蒂龙伯爵的爵位，但他已经谋害了自己的表兄、叛乱者沙恩的儿子，其部族首领地位获得承认。他更喜欢野蛮人恣睢的骄傲和统治，不喜欢安宁富裕的生活。他煽动种种混乱，希望借此削弱、颠覆英国的统治。他以背信和残暴著称，在未开化民族当中，这些恶行是司空见惯的。他还以勇气著称，这种品德在他们动荡混乱的生活中必不可少，但缺少荣誉准则的支持，这种原则在他们当中通常比文明人风险更大。蒂龙在这种精神驱使下，煽动马格尼斯、奥·唐奈尔、奥洛克斯、麦克马洪和其他叛军举事，但他受威廉·罗素爵士的承诺和誓言欺骗，1594 年落入后者手中，移交给总督。虽然军事统帅亨利·巴格奈尔爵士提出反对和抗议，蒂龙还是获释了。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决定公开叛乱，不再依靠英国政府

① Camden, p. 566.

② Nanton's Fragmenta Regalia, p. 203.

的仁慈宽厚和缺乏经验。他联络西班牙，由此获得武器和弹药供应。他将所有臣属的爱尔兰酋长联合起来，声势浩大，开始令人忌惮。

爱尔兰土著极其穷困，他们的国家除了牛群和燕麦，几乎没有其他商品。敌人接近时，他们很容易隐藏或是逃走。伊丽莎白不愿意给她的军队支付必要的费用，英国人因此难以利用他们的胜利，深入沼泽、森林和其他险要地区追击撤退的敌人。英军统帅约翰·诺里斯爵士鉴于这些因素，更愿意倾听蒂龙的休战或妥协建议。这些诡计将战争拖延了好几年，英勇的诺里斯后来发现：他被虚伪的承诺欺骗了，辜负了古老的声誉。他热病发作，在烦恼和不满中去世。亨利·巴格奈尔爵士继任统帅，运气甚至更坏。他进军，以解黑水要塞之围，却遭到叛军包围，周围地势不利。他的士兵由于火药意外爆炸而丧胆，开始逃跑。尽管骑兵统帅蒙塔古制止了逃兵，但留下的一百五十名士兵和将军本人一起死在战场上。如此不寻常的大捷鼓起了爱尔兰人的勇气，补充了他们的武器弹药，提高了蒂龙的声望。他以国家的解救者、自由的保护人自居。^①

英国枢密院这时意识到：爱尔兰叛军已经产生了一个危险的首领。他们原先的怀柔手段是跟叛军休战、议和，允许他们交出叛乱中虏获的部分战利品，换取赦免。事实上，这些措施在爱尔兰人当中鼓励了叛乱和混乱的精神。因此，他们决定以更加有力的手段推进战争。女王瞩目蒙特乔伊勋爵

^① Cox, p. 415.

查理·布朗特。此君熟谙书籍、文学，疏于武事，但女王认为他文武全才。但年轻的埃塞克斯伯爵渴望军事荣誉，希望自己担任总督，反对任命布朗特。他表示：爱尔兰总督地位重要，应该托付给比布朗特更有军事和政务经验、才干和声望更高的人。他描述的人选其实就是他自己。^① 他的愿望一旦公开，敌人甚至比朋友更急欲让他如愿以偿。伯爵的许多朋友认为，他根本不应该同意离开宫廷，除非时间极短，否则这样会妨碍他培植女王对他的明显的个人偏爱。^② 他的敌人希望他不在宫廷，女王就会忘记他风度和谈吐的魅力，这样他的急躁和高傲不久就会激怒女王，她一向指望臣仆毕恭毕敬、善解君意。但埃塞克斯理解不了这种谨慎的做法。伊丽莎白迫切希望征服爱尔兰叛军，对埃塞克斯的天赋有先入为主的偏信，乐于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加副王衔。女王为了进一步鼓励他的治术，授予他的特权大于以往任何副王。他有权随心所欲开始或结束战争，赦免叛军，任命王国最重要的官职。^③ 女王为了保证他的成功，征集了一万六千名步兵和一千三百名骑兵，后来又补充了两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人们公认为这些军队足以一战歼灭爱尔兰叛军，征服全爱尔兰。埃塞克斯的敌人：诺丁汉伯爵、罗伯特·塞西尔爵士、沃尔特·雷利爵士、科巴姆勋爵都没有阻挠备战，只希望女王期待越高，相应的事务就越难让她满足。他们抱着类似的想法，宁愿支持而不是反对那些夸张的溢美之词。埃塞

① Bacon, vol. iv. p. 512.

② Cabala, p. 79.

③ Rymer, tom. xvi. p. 366.

克斯众多乐观的朋友散布溢美之词，吹捧他天资卓越、禀赋高雅、英雄气概、慷慨无度、出身高贵。他们看到各地民众狂热爱戴埃塞克斯伯爵，并非感到不快。老练的政治家研究伯爵的性格，发现他的性情坦率而英勇，只要假以陶冶、学会在对方面前有所保留，就会所向无敌。他们决定：宁可推动他悬崖放马，因为他自己很少考虑危险。^① 较好的办法是：利用他的轻率，侦察他的一切举措，甚至言辞。他心高气躁，在宫廷和敌人的包围中，尚且不习惯掩饰。如果他自以为身边只有朋友，就更不会有所保留，因此恶意构陷、罗织罪名，并非难事。

埃塞克斯三月离开伦敦，民众夹道欢呼。大批贵族和绅士爱戴他的为人，攀附他的幸运，想要追随名将，谋取声望和军事经验，给他以更大的光荣。他到达爱尔兰，第一次行使权威就是轻率但慷慨的举动。这两方面都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他任命密友南安普敦伯爵为骑兵统帅。南安普敦曾因未经女王同意，秘密结婚，而开罪于女王。女王因此嘱咐埃塞克斯：不要授予南安普敦任何重要职务。她一听说埃塞克斯违命，就下旨责备，令他收回成命。但埃塞克斯想象：女王下达第一道禁令的某些原因已经得到满足，便轻率地抗议第二道命令。^② 后来女王三令五申，他才同意罢免朋友。

埃塞克斯在都柏林登陆，跟爱尔兰枢密院商议讨伐爱尔兰叛军的最适当方法。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毁了他的所有事业。埃塞克斯在英格兰总是指责前任统帅一味运

① Camden. Osborne, p. 371.

② Birch's Memoirs, vol. ii. p. 421, 451.

用权术拖延，以致师劳无功，且跟叛军签署休战协定和临时和平协议，使叛军有机会重整残军、卷土重来。^① 他为了言行一致，坚持立刻挥师阿尔斯特，讨伐主要敌人蒂龙。他的部署军令符合公开宣布的决心。但爱尔兰枢密院说服他：季候太早，不宜行军。北方爱尔兰人通常藏身于英军无法通过的沼泽地，不如利用目前的时机远征明斯特。枢密院给出这个建议的秘密理由是：他们许多人在该省拥有地产，希望驱逐身边的敌人。^② 他们后来发现了这个建议的恶果，又出于同样自私的精神，迅速撇清关系。^③

埃塞克斯迫使所有明斯特叛军或是投降，或是逃往邻郡。但爱尔兰人从女王的大规模战备得出结论——她有意彻底征服爱尔兰，甚至完全消灭爱尔兰人。英军一走，明斯特居民就重新叛乱，跟他国续订盟约。在此期间，军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加以不适应气候，大批病倒。军队七月中旬返回都柏林时，严重减员，士兵锐气大损。他们在一些次要战役中打败了卡希尔勋爵等人，但他们鄙视的爱尔兰人的抵抗却越来越顽强，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是没有经验的新兵，因此一支大军在吉宁斯居然被劣势敌人驱散。埃塞克斯对这次贻误勃然大怒，罢免全体军官，对士兵按十中取一的比例格杀。^④ 这种严厉但必要的举措吓倒了士兵，使他们更加厌战。

女王获悉不到一个季度的琐屑交锋居然折损如此之众，大为不满。她更加惊讶埃塞克斯以前谴责别人拖延，现在却

① Ibid. p. 431. Bacon, vol. iv. p. 512.

② Birch's Memoirs, vol. ii. p. 448.

③ Winwood, vol. i. p. 140.

④ Cox, p. 421.

采取同样的做法，且明知这样跟女王的目的和意图相反。伯爵为了使军队从疾病和疲惫中恢复过来，他让主力扎营，自己率领一千四百人的小分队进军奥菲利郡讨伐奥康纳和奥莫尔，迫使他们投降。但他回到都柏林时，发现军队严重减员，便致信英国枢密院报告情况。他告诉他们：如果不立刻派来两千名援军，他这个季度就无法对蒂龙采取任何行动。女王为了不给他进一步拖延的借口，立刻如数派来援军。^① 埃塞克斯终于集结军队，远征阿尔斯特。但此时的军队极其厌战、极其畏惧蒂龙的声名，因此大批装病、逃亡。^② 埃塞克斯发现：除了必要的卫戍部队，他只有不到四千人可用于进攻叛军。他仍然率领这支偏师前进，但不久就发现：季候越来越晚，对敌人无能为力。他虽有优势兵力，但敌人决心避免会战，他无法奈之。因此，他倾听蒂龙送来的信号，后者要求在两军大营当中的地点举行会谈。将军不带任何侍从，蒂龙走进两人之间的河水里，但埃塞克斯立在对岸。半小时会谈后，蒂龙向副王表示最彻底的臣服。5月1日签署休战协定，六星期后可以反复延期。如果预先两星期警告，即可以毁约。^③ 埃塞克斯还接受了蒂龙提出的和约，其中加入了许多无理和过分的条件。后来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跟敌人做了不正当的交易。^④

伊丽莎白最大、最靡费的一次远征竟然如此意外收场，因此她对埃塞克斯极为愤怒；伯爵的其他做法更是火上浇油。

① Birch's Memoirs, vol. ii. p. 430. Cox, p. 421.

② Sydney's Letters, vol. ii. p. 112, 113.

③ Ibid. p. 125.

④ Winwood, vol. i. p. 307. State Trials. Bacon, vol. iv. p. 514, 535, 537.

他给女王和其他枢密阁臣写了许多信件，充满暴烈、急躁的措辞。他在信中控诉敌人，哀叹他们设局陷害他，桀骜、怨谤之心，历历在目。为此，女王特意下旨斥责，命令他留在爱尔兰，等候下一步命令。

埃塞克斯同时获悉伊丽莎白的愤怒和敌人的升迁——政敌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出任侍卫长，这是他觊觎的官职。他害怕继续远离宫廷，这样女王就会完全疏远他。于是他草率决定，效法前任宠臣莱斯特伯爵。莱斯特在低地获悉女王不满他的施政，就抗旨返回英格兰。他亲自辩解、奉承、游说，安抚女王，挫败了所有敌人的期望。^① 因此，埃塞克斯更多地考虑了环境的相似性，却没有考虑他和莱斯特性格不同，即刻起程去英格兰。他迅速抵达宫廷，没有人事先对他的意图有丝毫了解。^② 他虽然风尘满面，但仍然匆匆上楼，赶往觐见室。然后，他赶到枢密室，没有在那里停留，接着赶到女王的卧室。女王刚刚起床，头发还披在脸上。伯爵跪在女王面前，吻她的手，说起私房话。女王亲切地接见他，临行时表示宽慰。感谢上帝，他在海外遭遇了这么多困难和风暴，终于回家找到了甜蜜和安宁。^③

但伊丽莎白的的外表只是惊讶的结果。宠臣突然意外出现，她当时一刹那感到宽慰。但当她有时间反思以后，就回想起伯爵的种种过失。她认为有必要运用严厉的纪律，制伏埃塞克斯桀骜不驯的性格。伯爵仗着她的偏爱，在枢密院里飞扬

① Birch's Memoirs, vol. ii. p. 453.

② Winwood, vol. i. p. 118.

③ Sydney's Letters, vol. ii. p. 127.

跋扈、独占君恩，在最重要的事务上，视圣旨上谕如无物。因此，埃塞克斯下午接驾时，发现女王在马车里的态度完全不同了。她命令伯爵闭门不出，等候枢密院的两次审查。虽然他的回答镇静而顺从，但女王还是将他交给掌玺大臣埃格顿监护，且不准接见客人，甚至与伯爵夫人也不准通信。埃塞克斯再三表示谦卑和悔恨，绝无怨谤。他表示完全屈从于女王的意志，宣称此后退隐乡间，不再过问宫廷和政务。他虽然假装完全抛弃了凌云壮志，但失败的烦恼、敌人的胜利，仍然在折磨他骄傲的精神。他热病发作，似乎生命垂危。

女王一直向全世界，甚至向伯爵本人宣布：她的严厉措施是为了纠正他，而不是毁掉他。^① 她听说伯爵病倒，颇为惊恐。她派了八位声誉和经验最为卓著的名医探病，得知病情危险。她派詹姆斯医生给伯爵送肉汤，带去口信：如果不是考虑到君主的荣誉，她会认为亲自探病才是更大的美德。旁观者仔细观察她的表情，发现她眼中充满了泪水。^②

女王对埃塞克斯有回心转意的迹象。消息一传开，即给他公开的敌人发出了警报。其中，沃尔特·雷利爵士——埃塞克斯最激烈、最野心勃勃的敌人尤其如此，他大受事态急转直下的影响，自己也病倒了。女王只得同样探病安慰，希望他早日康复。^③

女王送药给两位高傲的对手，颇为灵验。埃塞克斯现在获准让伯爵夫人做伴，前途有望，健康大为改善，已经度过

① Birch's Memoirs, p. 444, 445. Sydney's Letters, vol. ii. p. 196.

② Sydney's Letters, vol. ii. p. 151.

③ Ibid. p. 139.

了危险期。但伊丽莎白受谗言浸淫：伯爵的病完全是伪装，想要打动她的同情心。^① 于是她恢复了原有的严厉态度。埃塞克斯给她写信，按照当时廷臣的惯例，送她昂贵的新年礼物。伊丽莎白看了信，但拒绝接受礼物。^② 不过，她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厉以后，准许伯爵隐居私宅。他仍然受到监护，不得接见宾客，但非常感激女王的宽大，送信致谢。“这种进一步的善意，”他说，“在我的耳中像陛下的声音一样悦耳。‘不要死，埃塞克斯。我虽然惩罚你的冒犯，贬低你的美德，但我有朝一日会回报你。’我的灵魂拜倒在陛下的金言面前。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期待中，谦卑、耐心、愉快地忍受一切苦难。”^③

埃塞克斯伯爵夫人是弗朗西斯·沃尔辛海姆的女儿，跟她丈夫一样，文学品位高雅。在这焦虑和期待的几天，伯爵夫人的陪伴是埃塞克斯的主要安慰。在他前程似锦的时代，埃塞克斯从未完全忽略跟她一起阅读那些有益、有趣的作品。

这时发生了几次偶然事件，使女王对埃塞克斯的怒火始终不熄。她从爱尔兰收到的每一份报告都证明埃塞克斯处置失当，把兵力和财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目的上。蒂龙非但没有受到镇压，反而在不到三个月内撕毁了停战协定。他联合奥·唐奈尔和其他叛军，几乎控制了整个王国。他自诩有把握从西班牙获得人力、金钱和武器。他声称为天主教而战。教皇克莱蒙特八世为了鼓励他如此正义的事业，授予他经过

① Sydney's Letters, vol. ii. p. 153.

② Ibid. p. 155, 156.

③ Birch's Memoirs, p. 444.

祝圣的凤凰羽毛；蒂龙经常佩戴这根羽毛，公开炫耀。^①女王为了遏制他的进展，回到原来的打算：任命蒙特乔伊为副王。蒙特乔伊是埃塞克斯的密友，他希望伯爵回爱尔兰执政，一开始借口健康不佳、极力推辞，但女王勒令他接受任命。蒙特乔伊发现爱尔兰形势几近绝望；但他有才有为、并不沮丧，立刻进军阿尔斯特讨伐蒂龙。他深入爱尔兰心脏地带，直取叛军大本营。他在德里和诺里斯山修筑要塞，扼制爱尔兰人。他迫亡逐北，迫使叛军逃入森林和沼泽避难。他派乔治·卡鲁爵士讨伐明斯特。他所向无敌、前景有望，重建了女王在爱尔兰的权威。

伊丽莎白比较蒙特乔伊和埃塞克斯的政绩，疏远了宠臣。民众偏爱埃塞克斯，对他的优点怀有先入为主的夸张观念，为他遭到放逐和监护鸣不平，反而使女王更加讨厌他。加上塞西尔、雷利和他所有的敌人秘密散布流言。而且他的深得民心，似乎增加而非减少了他的不幸。伊丽莎白为了向公众证明她对伯爵的处置有理，经常表示要将他的冒犯交给星室法庭审理。但她对埃塞克斯的柔情最终胜过了严厉，同意让他只受枢密院的调查。科克检察长提出指控，态度残酷而傲慢（这位大律师经常这样对待不幸的人）。他尽量夸张埃塞克斯在爱尔兰施政的种种弊端，比如：伯爵违背女王的禁令，任命南安普敦为骑兵统帅；伯爵放弃了讨伐蒂龙的远征，进军伦斯特和明斯特；伯爵滥封骑士；伯爵跟蒂龙秘密谈判；伯爵蔑视女王的命令，突然从爱尔兰返回。他还夸张蒂龙提

^① Camden, p. 617.

出的无礼条件。他说：这些条件可憎可恨，公开宽容偶像崇拜，赦免他自己和所有爱尔兰叛徒，完全恢复他们的土地和财产。^① 副检察长弗莱明坚持说：伯爵给爱尔兰留下了满目疮痍。本朝初年掌玺大臣尼古拉·培根爵士的儿子弗朗西斯展示了伯爵信件中的不忠辞令，结束了指控。

埃塞克斯放弃自我辩护，一味沉默、谦卑，^② 只声明一点：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跟君主争辩。他说：他已经淡泊世俗、弃绝野心。他毫不踟蹰，将所有过失和错误归咎于年轻、愚蠢和各种弱点。他内心为严重冒犯陛下而懊悔，超过了一切外在的十字架和苦难。无论陛下责备他什么，他都会公开忏悔。他承认一切，只有一点例外——他凭性命发誓：他以忠诚、纯洁的心，真实的爱戴，诚挚的渴望，尽他微薄的力量，最好地为陛下效劳。只要枢密院在这一点上开恩，他甘愿承受任何谴责和判决。他表示屈服，他的谈话如此雄辩、如此悲哀，以致许多观众为之泪下。^③ 全体枢密鉴于伯爵意图的忠诚，毫不犹豫地判他无罪。甚至伯爵公认的主要敌人塞西尔都以尊重和人道的态度对待他。掌玺大臣（经枢密会议通过）宣判说：“如果这些理由在星室法庭提出，我对任何人的判决都是巨额罚款，对伯爵这种地位的人，会加上终身监禁伦敦塔。但我们既然是在另一个施恩的场所，我的判决是：埃塞克斯伯爵罢枢密、英格兰元帅、炮兵总监职，退返私宅、闭门思过，直到陛下开恩、撤销此项以及其余各

① Birch's Memoirs, vol. ii. p. 449.

② Sydney's Letters, vol. ii. p. 200.

③ Sydney's Letters, vol. ii. p. 200, 201.

项裁决。”^①坎伯兰伯爵对此项判决提出细微的反对意见。他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仔细考虑，才能作出经得住考验的判决。他认为这样的判决多少过于严厉，任何统帅都很容易招致同样的判决。不过，他补充说：他信任陛下的仁慈，同意其余部分。伍斯特伯爵引用拉丁文诗句，表达了他的看法：在诸神受到冒犯的地方，甚至不幸都应该视为犯罪。冒犯神明，偶然不能构成借口。

培根后来以身居高位，尤其以科学天赋著称。他是塞西尔家族的近亲、伯利勋爵的侄子、国务秘书的嫡堂兄弟。他虽然天资卓绝，有钱有势的亲戚却没有给他任何保护，因此他在自己从事的法律界得不到晋升。但埃塞克斯识才爱才，跟培根结为密友，热心为他谋求副检察长的官职，但没有成功。伯爵为了安慰朋友的失望，送给他一块价值一千八百镑的土地。^②培根向枢密院控诉这样慷慨的恩主，虽然奉了女王的命令，但仍然不直于众口。但女王对培根很满意，委以新任：记录当天的诉讼，向公众显示她的公正与宽厚。培根主要是缺乏坚定的性格，而不是缺乏人性，他的记录对埃塞克斯最为有利。他尤其精心描写伯爵自辩时体现的忠诚服从。他为女王宣读这一段记录时，女王打量培根，微笑道：她看得出来，他旧情难忘。培根回答：他希望女王说的是她自己。^③

全世界都预期埃塞克斯不久就会官复原职。^④和解通常

① Birch's Memoirs, vol. ii. p. 454. Camden, p. 626, 627.

② Cabala, p. 78.

③ Cabala, p. 83.

④ Winwood, vol. i. p. 254.